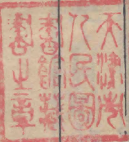


五色線卷下

投符起石



仙傳拾遺葉法善卜居卯酉山其門遊山巨石
當路每還紆回以避之師投符須臾飛去路乃
平坦眾共驚異

太極紫微左仙卿

嘗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衣錦寶

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密旨告子子本云云以受

五色線

卷下

汲古閣

籙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三
千當獲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勤行
照化宜勉之

天台苗君

師年十五中毒殆死見青童曰天台苗君飛印

相揀於是乃蘇

目如秋水

李泌家傳賀知章曰此樨子目如秋水必拜卿

相

賦長歌行

泌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
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
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意氣多
良岳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
傳寫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而獨戒之曰早得
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也藏器於身
五色線

卷下
二

汲古閣

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
賢勿自揚之爲妙爾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
言諷九齡九齡感悟乃呼小友
雲間孤鶴

神異記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
間有孤鶴回翔上御弧矢中之鶴帶箭矯翼西
南而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第一院
有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歲率三四至一日忽

不怡曰偶爲飛矢所加今已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因留之於壁後年箭主至則宜付之乃記壁去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上幸蜀暇日命駕行游偶至斯觀入此堂忽觀其箭取與翫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耳賜朝天玉簡

號天柱峰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

偃月子

五色線

卷下
三

汲古閣

許碛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碛自蛾眉山尋偃月子到處都留筆蹤莫不歎其神異竟不詳偃月子也

九霞觴

碛嘗醉唸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自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山就宴失儀見謫

駟車繡幄

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至銀州數里將宿旣夜
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輶車繡幄中有
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儀拜祝
云今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賜長壽富貴女笑
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
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
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公謂御醫及幕賓等曰
吾此疾自是未便衰損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

五色線

卷下
四

汲古閣

忻悅其後邁尚父年九十餘薨

青童君

與上卷司馬承禎一則
相同宜刪今姑依原刻

續仙傳一 旦告弟子曰吾身居玉霄峯常有真

靈降焉人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須去人

間俄傾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

日熟子

劒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張果葉法善以術
取每遇午必至羅公遠一日於火中索樹叢僂

者欲到焰火亘天無路可過火歇方得度是夜
方到

玉書金格

公遠謂曰陛下玉書金格已達於三清矣

三田

公遠謂玄宗曰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十年
與上靈藥

月華之藕

五色線

卷下

汲古閣

公遠謂中使輔仙玉曰主上列月華之藕有云
玉京交契之舊

三峰謠

感遇傳公遠以三峰謠八首進焉大旨皆素士
廣成赤松之訣還嬰沂流之事

天上無愚憐仙人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憐仙
人

蒲中多大棗

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
輒得啖之蒲中多大棗

玉尺八

狂僧以手巾袈裟於回回寺布施歷房散之唯
餘一房空榻而已侍者於房內取玉尺八以授
狂僧又見一胡謂之磨滅王至玄宗大感悅持
玉尺八吹之磨滅王卽祿山也

五色線

卷下
六

汲古閣

蘆菴

王旻好勸人食蘆菴根葉云冬食功多力甚養
生之物也

輔唐山

旻請於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因號山爲輔
唐旻居之

蘭蓀

陰德經劉弘敬字元溥得女奴蘭蓀於維揚有

殊色先其女嫁之夜夢青衣秉簡望塵而拜曰
余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請於上帝延君壽二
十五載福及三代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
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王侯者有陰德故也

雨甲子

朝野僉載唐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
啜賊至并州至十五夜月蝕盡賊並退俗諺曰

棗子塞鼻孔懸梅閣却種又云蟬鳴蛩喚禾饑

五色線

卷下
七

汲古閣

糜斷又諺曰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
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鵲巢下地其年大

水

續命經

通異記卽金剛經也一日之內轉千卷但是人
轉則可

灌錫治目

集異記至中胡曹進飛失中目拔箭而鏃留于

骨堅不可連胡晝寢夢敎以灌寒食飴應手清涼如箭拔鏃突出

療惡疾方

神仙感遇傳崔言者 職於左班年一旦得疾 雙睛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推倒 肌膚有瘡如癬皆目爲惡疾勢不可捄因爲駱 谷子午歸蹇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 受以藥方曰皂角刺採一二斤燒之爲灰大黃

五色線

卷下
八

沒古闕

九煎九曝杵爲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二錢七調 而服之旬日鬢髮再生肌膚光潤疾病頓愈眼 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却入山去不知所 之

穿井法

感遇傳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皆瞽 一旦太白星爲開井一眼平復如初因留此法 令轉球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隲其要曰子午

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卽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受言訖升天而去

多心經

沙門玄奘姓陳偃師人武德初往西城取經行

五色線

卷下
九

汲古閣

至蜀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遇一老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誦之遂得出於平易道路開通乃至佛國取經六百部而歸多心經至今誦之

鬼詩

河東記卜得上峽日秋山風露多江陵一夜雨

腸斷木蘭詞

仙人城

葛洪搗藥山東去三十里飛流千仞卽是仙人

城名爲青溪鬼谷有秦庭採木之客往往就山
下人家取火裁詩篇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
發城市多囂塵空山弄明月

鬼燐詩

會昌錄衰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多是苦吟罷
殘焰與君同

象耕鳥耘

遊仙記温州人李庭大曆六年入山斫木烟迷

五色線

卷下
十

汲古閣

不知路逢見水際中有人煙雞犬候尋聲度水
忽到一處約在甌闌之間乃古莽然之墟象耕
鳥耘人甚知禮旣還復往杳不可尋

飛崗

神仙圖墓記葬遇沈崗至二十年絕世無後葬
遇浮崗無他災厄葬遇飛崗奕世富貴

石中蟻螬

丹陽人採碑於積石之下得自然圖石試如蟻

琢乃重疊相也至盡如拳破之有一蟲出於中似蟻蟮狀蠕蠕能動人不能熟識因棄之後有人語之曰人欲求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蟻蟮也

玉馬能嘶

聞奇錄沈傳師爲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深丈餘得一穴洞有玉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狀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碌砂如菘豆而金色也

五色線

卷下
十一

汲古閣

天馬斜飛

玄怪錄寶應中汝南岑順者借堯宅居夜中聞鼙鼓聲忽聽之見甲馬萬騎悉長數寸狀如戰鬪兩軍步伍各定師進日云云度三強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勝負相當掘室中乃是古塚盟器金象戲馬

甕瓶隸字

稽神錄周顯德歲連水軍使秦晉崇修城獲一瓶黃蘗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楊州

逢歡羊口岸

蕭騰有故妾得惡疾騰令乘間聽之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結愛梓林肆胡桃輕口親逢歡羊口岸訝汝不口人

甘少府

五色線

卷下
十二

及古閣

劉夢得藥方蜜名

神雞童

賈昌開元時以鬪雞供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

清瀾洗明玉

陳鴻長恨傳貴妃賜浴華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政出水力役不勝羅綺

瓜花

仙子云天寶六載侍輦驪山七夕夜張錦繒樹
瓜花陳飲食焚香于庭拜縷針絛線

黃梁未熟

沈旣濟枕中記盧生遇呂翁同止逆旅主人方
蒸黃梁翁取枕授盧云枕此榮適如願及寤黃
梁尤未熟

青篲枕

其枕青篲而竅其兩端

五色線

卷下
十三

汲古閣

可憐宵

感異記沈警過張女郎廟作詩云命嘯無人嘯
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象耳鞭

酉陽雜俎睿宗閣內庫一金色鞭長四尺數節
有蟲齧處狀如脰龍靶上牙牌題云象耳鞭

謫仙奴

權同體友人雇得僕一日貧困令市衣辦酒肉

會村老丐道里費僕曰此固不足辦當營之乃
斫桑扎喫成牛肉復汲數瓶水皆旨酒也且曰
某固異人有少過謫于下賤

金字偈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刀止水厄

卻敬伯家長白山有人寄一函書言吾江使也

令吾通問於濟伯果見人引入水中一翁坐殿

五色線

卷下
十四

汲古閣

踞水晶牀侍衛皆圓眼甲冑臨別贈一刀曰持

此當無水厄敬伯還至社林中裘果無沾濕

戢波臣役

長鬚國官有匠長戢波臣役烏邏皆號皆蝦也

司風長

拜士人爲駙馬

主夜呪神

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村五嶽

清辰村五嶽七遍謂屈食指藏四指運頭指押
之名村五嶽

金姑聲

福州郭東康山有人五更入郭遇一人乃自云
非人要負至郭因云鬼最惡金姑聲破竹將曉
化爲羊

梨花寒食

五色線

汲古閣

沈亞之夢作秦穆公主挽詞云泣葬一枝紅生
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艸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
處高樓月正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朱愁粉瘦

異夢錄朱愁粉瘦兮不生羅綺

雲書鳳字牌

西施挽詞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珠寶
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

無處所悽恨不勝懷

響屨廊

蘇州圖經吳王以梗梓板籍其地西子行則有聲因以名之

碧桃如椀

集仙錄余子降謝自然將桃一枝懸臂上有三十顆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

神仙壁

五色線

卷下
十六

汲古閣

天上有白玉堂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之壁記有朱筆注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者消暑灣

洞庭記明月灣消暑灣並在洞庭山昔吳王翫月避暑之地也

龍竹

羅浮第三峰有大竹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謂之龍常有鸞鳳棲宿東有溪曰羅陽暴漲有竹葉

流出大如芭蕉

木客

南康記山間有木客形骸皆人也但鳥爪耳巢於高樹伐樹必害人一名山肖

涯碧夢紅

葛洪關尹子後序葛稚川曰鄭君屬洪以關尹子洪每味之清涯碧慘夢紅

金粟如來

五色線

卷下
十七

汲古閣

淨名經義鈔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般提之子母名離垢妻名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過去忒佛號金粟如來

粉洞

皮日休過雲詩粉洞三千里

薛能詩

中山外集薛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鬪百艸不知誰是西施

水樂

元子於山中所耽愛者有水樂是南唐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美於耳左便元子

不了麴蘖

世說鴻臚卿孔群好飲酒書親舊今年由得七百斛秋來不了麴蘖事

酥煎牡丹

洛陽貴重錄蜀時兵部戴卿李昊蘊藉每將花

五色線

卷下
十八

汲古閣

數枝遺親反以金鳳牋成韻詩以致之得者莫不寶愛又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萃也其風流貴重如此

龜六

雜阿舍經云有龜被野千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千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女樹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今夕是何年

周秦行紀牛僧孺詩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瓦棺筍筆

大業拾遺後序上元縣瓦棺寺閣南隅有雙籠

五色線

卷下
十九

汲古閣

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得筍筆百餘頭藏書秩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郡烟花錄僧志微得之及焚釋氏群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其軸皆有魯郡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卽前之筍筆可舉而知也

濟勝具

世說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濟勝實有濟勝具

木天

金樓子廬陵威王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
齊裏施亦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微
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

魚千里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
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聖人之本無首本
尾所以應物曲當

五色線

卷下
二十

汲古閣

夢吞海棠花

禱杙蜀潘 有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蓋而
生頗有國色善爲文

大白浮君

魏文侯微大夫飲使公乘仁爲觴政曰飲若不
盡浮之大白

九萬歲與謝安

語林王右軍爲會稽謝公乞歲庫中有九萬張

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折綿

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
吸不通寒冽冽又唐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

正折綿

芭蕉聞雷而長

涅槃經芭蕉故無心何以

聞雷而長如白

日摘宜苑石榴宜得石膏糞造化力也

五色線

卷下
二十一

汲古閣

醉龍

語林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

曰醉龍何在此醉臥扶而歸也

杜邠公食羊

中朝故事邠公杜琮福壽少倫匹殮一日之費
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
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曰自鄜夏供相公食
耳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

莫愁

智化古今樂錄莫愁樂者本石城樂妓而有此
謠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謠謠且在城樂中
有妾莫愁聲因名此歌也

來禽

尚書故實王內使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求櫻
桃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禽

拜隱侯

五色線

卷下
二十二

汲古閣

河南志蘆元明緱山記漢王奕者隱於此山景
帝每徵不屈遂就山而封侯因以爲名唐宋之
問侯山詩王奕拜隱侯

贈醉侯

松陵集皮日休夏日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
劉伶作醉侯

綠檀槍

本集小杜郡齋獨酌詩

睡壓綠檀槍

留客雨

利山有神人常逍遙於中嶽與左元牧共遊子
訓所睡欲起聽雨一日三雨今喚五月三時雨
爲留客雨陸機要覽

錢鬼

孫樵文復有和長與之曰鉅萬藏家貫朽反磨
鱗差縮陣腥澀死而有知是謂錢鬼此鬼憑人
氣豪意適反權敗祿買曲成直

五色線

卷下
二十三

汲古閣

一字行

劉夢得詩見本集洛中送韓中丞之湖州口號
云當年意氣結群英幾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
南零落定兩人相對洛陽城

斗酒隻雞

三國志注曹操記故太尉喬玄墓曰承從定誓
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
相話酌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獻笑之言

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爲此乎

北牕三友

長慶集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曰昨日北牕
下自問何所爲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
輒飲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邇相引循環無已時
腹搖鼻息

曉鼓一發駟車馳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
鼻息夢到鄉園槐花撲庭鳴螭噪晴

五色線

卷下
二十四

汲古閣

黍低麥昂

談藪王元景大醉揚遵彥曰何大低昂元景曰
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鍾乳金釵

本集白樂天酬牛思黯戲贈云鍾乳三千兩金
釵十二行注云思黯自誇服鍾乳三千兩甚得
力而歌舞之妓頗多

湯餅客

劉孟得送張興童子赴舉詩云爾生始懸弧我
作坐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詞天麒麟

支郎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惟謙爲人細長黑
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賢諺云支郎眼中

黃
中黃出本傳

智囊

形軀雖小是智囊

同上

五色線

卷下
二十五

汲古閣

醒酒石

河南志河南長春殿南有婆羅亭貯青石處世
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自然之秋今謂
之婆羅石蓋以樹石云

赤髭

續僧傳後魏佛吮耶舍記曰覺明爲人赤髭善
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婆舍旣爲羅什之師
亦稱大毗婆沙

楊雄鐵研

本傳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
楊雄鐵研并四皓鹿角枕

梨花春

長慶集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
故白公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帶青旗
沽酒趁梨花

大飲爲上頓

五色線

卷下
二十六

汲古閣

宋明奇文志王忱嗜酒或連日不醒號上頓時
人以大飲爲上頓起於忱也

織錦遲

啓顏錄盧思道嘗與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
未就知禮白思道曰自許編苕疾嫌他織錦遲

風月主人

禱枕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
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竹人致雨

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將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銅駝

陸機洛陽記漢有銅駝在宮之南街四舍道頭其路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名爲銅駝街

金馬

阿南志俗語曰金馬門外聚衆賢銅駝街上集

五色線

卷下
二十七

汲古閣

衆賓

歲守心

孝經

歲守心則年豐注云歲爲重華故

年豐也

拜三公賜箭

魏百官志三公拜日賜鶡首鶡尾鶡箭各十二

枚

鶡許
交反

竹友

元次山集古之君子無友則友松竹居無友則友雲山

漢人煑簣

陸雲笑林漢人適吳人設筍問所煑何物曰竹也歸煑其簣不熟謂其妻曰吳人欺我如此

鬻筍充觴酌

南府州記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鬻筍充觴酌截竹爲甕用充盛置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欲合二物常相並耳

太湖石蛙蚰

盧氏雜記有達僚差軍將於湖西買太湖石軍將申狀云前件石蛙蚰不堪買人堪取也

天上多學官

抱朴子彭祖云天上多學者新仙者位卑奉勾非一也

蓬池膾

五色線

卷下
二十八

汲古閣

一品集李德裕述夢詩曰荷淨蓬池澹水寒
水膠凡學士初上賜食皆悉是蓬池魚膾夏至
須水及酒以酒味濃和水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甜榴

伽藍記白馬寺奈重七斤蒲萄實大於棗帝至
熟時常取之或賜宮人宮人持達親戚以爲奇
異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又有大榴京師曰白
馬甜榴一名直牛

五色線

卷下
二十九

汲古閣

桂馨一山

翰林雜事鈔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
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
物生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
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雲錦溪

河南志寶林禪院有雲錦二溪溪雙荷花香色
異如常者

錦雨

陸機要覽夏澍各連陰雨名錦雨

翠雨蓋

玉臺新詠楚鄂君子修者乘青翰之舟張翠羽
之蓋槁拽越人悅越人擢楫而越歌以感鄂君
歡然舉繡被而听之越人歌序

五色線

卷下
三十

汲古閣

古栢封大夫

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
大夫蔭百餘步俗云大小將軍

書聖

皇象胡照

櫛酒

皮襲美寄陸魯望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櫛酒三
瓶寄夜航自注云櫛酒出沈約集廣韻音式徑

反木名山海經汁甘爲酒

弘遊典墳

歲時記要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弘遊典墳寤歌
林澗覽典袞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

袁家渴

見柳子厚集楚越之間方言謂水袁家渴反流
者爲渴云音若衣褐之褐

寒溪

五色線

卷下
三十一

汲古閣

武昌記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
謂之寒溪

歡樂井

壽陽記明義井三伏日炎熾赤曦男女往來其
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旣至
而樂號歡樂井

赤心記事

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染史官載

事用赤管言可赤心記事

雉尾扇

商高宗有雉雉之徽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

同上

天子之馬走千里

河伯與天子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馬走千里

食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温谷

五色線

卷下
三十二

汲古閣

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温谷河伯民之所居

水泉温和

春山之澤清水中泉温和無風

食牛之氣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槐兄橘弟

淮南子曰槐榆合與橘柚爲兄弟有苗與三危

同爲一家

桐葉知閏

遁甲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爲桐以知日月正
閏生十二葉遍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
則十三葉小者卽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
君

槐市

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雍爲博士合三千以爲會
市但列槐樹以數百株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

五色線

卷下
三十三

汲古閣

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容揖遜議論

槐下 又見淮南子

梅梁生枝

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葉

梅下種藥

桂陽先賢傳蘇耽後園梅下種藥可治百病

耕白沙

汜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

橘裂人牙

吳曆吳王饋魏文帝大橘帝詔群臣曰萬有橘
作正裂人牙時有甜

給客橙

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
香亦名盧橘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

五色線

卷下
三十四

汲古閣

水畜魚也

魚倉

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各曰魚倉

得魚不如啖茹

里諺曰買魚得鱖不如啖茹鱖魚之不美者也

馬膝如團麴

伯樂相馬經曰相馬膝如團麴千里三軍逐但
知所獲不知所宿

馬銅器精

地境圖銅器之精見爲馬

周留

鬱林異物志周留其實水牛云周留

屏風艸

博物志曰太原以牝生屏風艸

竹中高士

永嘉郡記曰臬城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

五色線

卷下
三十五

汲古閣

十頃在竹中爲屋堂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
薦避之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名子青箱

宣室志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
聰慧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之欲以傳
吾之學也

竹名魚腸

梁簡文修行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玉笙

風俗直武帝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瑄漢章帝時零陵人文子景於冷道武祠下得笙白玉瑄知古以玉爲瑄後乃易之竹耳

花姑

集官一錄女道士董靈微年踰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

人生如寄

五色線

卷下
三十六

波古閣

高僧傳支遁字道林姓門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此乃古人之相馬也畧去玄黃而取其駿也遁住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與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少頃風流得意之事治郡盡終日戚今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染花

韓愈外生幼而落崖雲水不歸元和中忽歸衣
服弊甚愈舍于書院暇日問其所長曰能染花
紅者可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後堂前染白牡
丹一叢云必作金稜碧色內有金含稜紅間暈
自斷其根買藥塗之無何潛去明年花開如其
說每一萼花中稍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是歲上迎佛骨愈直諫忤旨貶爲
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生拜勞問
曰師在此山不得遠去問其師卽洪厓先生東
園公方使柔金玉作九華丹候火精微難於
暫捨揮淚別去入林如飛

黎花乾

杭州圖經杭州物產食貨有黎花乾酒之上者

半段槍

潭賓錄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朝從山相續下

舒持折槍半段當前擊之無不披靡

章艸

漢黃門令史游所作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
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艸漢齊相杜操始
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
解散隸體鹿書之

忽忽不暇艸

張芝善艸書精妙絕倫家之衣帛先書後練臨

五色線

卷下
三十八

淡古閑

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忽忽不暇艸時人謂
之艸聖

羅趙

羅鄴趙恭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誇自與
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曰上比崔杜不
足下方羅趙有餘

同上

沉着痛快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鵲尾爐

松陵倡和皮日休寄華陽閨竹詩云高眼可爲
要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
爐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
常以鵲尾爐置膝前

章貢臺

南處記贛縣東南山有臺方廣數丈有自然霞
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

五色線

卷下
三十九

汲古閣

聲卽山魈木客亦爲其舞唱

玉嬰兒

錄異記天祐年人發曹王臯墓有銀盆貯水中
坐玉嬰兒高三尺水無減耗泓師云墓中貯玉
草木溫潤貯金草木焦枯

急酒掃

國史纂要唐率炳令張文成臯晨鳴於庭樹其
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成曰吾當改官言未畢賀

客已在門矣

辨水

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日有奉使京口李曰
金山下楊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其人忘之至
石城方憶乃汲一餅歸獻之李飲曰此水頗似
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不飲茶

唐新記唐右補闕綦母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

五色線

卷下
四十

汲古閣

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
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
茶災

射木人

獨異志後漢時苗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
不見納醉後苗歸而刻木爲書曰酒徒蔣濟以
弓矢射之蔣聞之不能制

梯摘茄

南中茄子宿根有三二年枝幹爲樹熟則梯摘
之樹老子稀卽伐去

李嶠帳

定命錄袁天綱相李嶠睡息在耳當貴壽而不
富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絁帳歎曰爲國
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
達曉不安怪而生疾遂奏曰臣少相人云不富
華故寢其安席欲且任用舊者

五色線

卷下
四十一

汲古閣

松雘艾納

松取枝燒其上下承取汁名松雘艾納樹綠衣
名艾納合味衆香燒之其煙回聚清白可愛

吳沈詩論

談藪梁吳筠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
沈約語之曰語太險曰亦見山櫻我欲然約曰
我始欲燃君已印訖

張丈殷兄

長慶集白樂天歲日張侍御二十丈又殷判官
二十三兄詩云獨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與
殷兄

獼猴騎土牛

世說鍾繇調周泰曰君釋褐登宰輔三十六日
擁麾蓋乞兒乘小車一何缺乎泰曰君名公之
子少有文采固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裙腰路

五色線

卷下
四十二

汲古閣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
腰一道斜注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
如裙腰

西笑

桓譚新論人問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問肉
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

瀟灑侯

陸龜蒙詩叢竹常封瀟灑侯

梁高重謝朓詩

談數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羊群

朝野僉載張文成曰選人冗冗甚於羊群吏部
喧喧多於蟻聚

叅酌院

國史補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
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叅酌出入之號曰

五色線

卷下
四十三

汲古閣

叅酌院

病坊

聞奇錄唐初秘書省望雖清雅而實非要處俗
以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舍病坊丞及著作
爲尚書郎病坊秘書及佐郎爲監察病坊言侍
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

送羊脚狀

據言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等及第松學

賈司倉詩此外無它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
狀

朱書題名

杏園宴後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人推一善書
人記之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騎火碁

茶名

茶詩龍安有騎火碁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
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碁

五色線

卷下
四十四

汲古閣

竹子

物類相感志南荒生箒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尺
可以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子筍煮而食之可
以已劊厲

如在鏡中遊

輿地志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
發若鏡画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

遊

紗籠中人

張建封鎮揚州李藩爲巡官有僧相張公不爲宰相甚快令見李巡官僧降階曰是紗籠中人張因問紗籠曰宰相冥司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

北蟹

玄中記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螯加于山身故在水中矣

五色線

卷下
四十五

汲古閣

玉女牕

嵩山記玉女三臺山昔漢武帝東巡過此山見學仙女子帝因往觀之遂以名山山與嵩高連巨又圖經云有玉牕漢武帝於牕中見玉女

醉如泥

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

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不去鬣魚額

三輔決錄鰲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
去鰲魚額

花師

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
丹變易千種紅白間色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
本色樣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呼之爲花師亦
幻世之絕藝也

田父

五色線

卷下
四十六

汲古閣

冷香錄蝦蟇之大者名田父

花妾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郎君東閣

李義山九日謁令狐趙公不見以一篇紀于屏
風云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乞漿得酒

朝野僉載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巳貨妻

賣子歲在申酉乞漿得酒

坐穿木榻

高士傳管寧嘗越海及歸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草鍾乳

韭多補洩子甚溫俗間呼草鍾乳真誥云務光服韭煎以入清冷之淵也

飛卿對

五色線

卷下
四十七

汲古閣

北夢瑣言李義山謂溫飛卿曰近對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有對飛卿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庭筠乃以玉條脫對云藥名有白頭翁對以蒼耳子他皆類此

尊前見在身

雲溪有記牛僧孺寄劉禹錫詩休論世上浮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

酒兵

吳張賦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
練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村落如雞飛

阿舍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雞飛

玻璃日

起世經曰宮殿正方如宅一面兩分皆天金成
一面一分天玻璃成

五色線

卷下
四十八

汲古閣

琉璃

月宮殿以天銀天青青相間

月中黑相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鱉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
有黑相現

黑風吹海

長水校尉關子陽以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吹
海

天四旁近

僧祇律長水校尉關子陽以謂天去人尚遠而
天四旁近二十四念各一瞬

白月

玄奘西城傳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
之黑分

掛猿下飲

謝靈運遊名山去觀掛猿下飲百臂相連

五色線

卷下
四十九

次百開

赤弁丈人

古今注蜻蜒

婢妾魚

鮪婢妾魚名嶮峭好貌形

今茲來茲

呂氏春秋今茲美菜來茲美麥

鯨海鶴天

杜牧之贈趙嘏詩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不夜城

解道虎齊記曰不夜城蓋古有日夜出於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

鯉魚風

涓子齊人餌木枿食其精至三百年後釣河澤得鯉魚風中有符隱于巖能風雨

嚼香

杜陽編元載姬薛瑤英幼而以香嚼之肌香

五色線

卷下
五十

汲古閣

風女

撫遺女仙詩雨絲風女織

涼州等四名

傳載天寶中樂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曲變繁聲入破後其地盡吐蕃所破其兆如此

右此書乃浩然翁邵文伯手鈔于鶴城所寓之怡雲軒後於野亭先生處得此本傳於伊

氏奉遠樓讀書處借錄之念念不忘遂梓之
其樂於筆研好書成癖也如此後之似續者
保之重之庶無負先生之志

攷中興館閣書目稱不知作者撫百家雜事
記之為類門舊跋亦不著年月姓氏因披閱
所載多必藏異蹟雖不逮容三五筆亦迥出
雲仙諸冊矣亟訂梓之凡我同好勿與碧雲殿
共置幸甚己巳竹醉日湖南毛晉澠書于白

五色線

卷下
五十一

沈小泉

龍潭舟次

五色線卷下

終

却掃編卷上

宋睢陽徐度敦立撰

明古虞毛晉子晉訂

漢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罷太尉不置久之
置大司馬而以爲大將軍之冠成帝復罷丞相
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
司馬以備三公而咸加大稱後漢建武二十七
年復改大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並去大字

却掃編

卷上

汲古閣

自後歷代因之政和中始盡遵周官置少師少
傅少保爲三孤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以太
尉爲武官禮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
不以授文臣而必以冠節度使爲異耳

唐開元中始聚書集賢院置學士直學士直院總
之又置大學士以寵宰相自是不廢其後又置
弘文館亦以宰相爲大學士本朝避宣祖諱易
爲昭文然必次相遷首相始得之其後惟王章

惠隨龐莊敏籍韓獻肅絳皆初拜直除昭文故
王岐公行獻肅制詞有曰度越往制何愛隆名
之私者蓋謂是也

文臣簽書樞密院始於石元懿初稱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竟以本院學士而簽書院事而
已至張公齊賢王公沔皆直以諫議大夫爲之
不復帶學士自是不復除至熙寧八年曾公孝
寬始復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

却掃編

卷上
二

漢口開

旨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而不遷官不
賜毬文帶未幾以憂去位至服闋乃以端明殿
學士判司農寺元祐三年趙公瞻自中散大夫
戶部侍郎六年王公巖叟自左朝奉郎龍圖閣
待制權知開封府七年劉公奉世自左朝請大
夫寶文閣待制權戶部尚書皆拜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不遷官趙公明年乃遷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王劉二公至罷皆除端明殿學

士是四公於從班中資品尚淺而躡遷執政故有是命蓋不盡以執政之禮畀之而必帶樞密直學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紹聖以還又復除淵聖受禪之初亟擢宮僚取南仲爲執政而西府適無闕員故復自徽猷閣直學士太子詹事拜簽書未幾復欲命一執政使虜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遽以兵部尚書路公允迪爲簽書而行先是樞密直學士已廢不置改爲述古殿直

學士故二公皆超拜資政殿學士雖簽書帶職猶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簽書者必帶端明資政之職至六曹尚書翰林學士皆執政之亞徑遷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爲簽書而帶學士職疑非是

武臣簽書樞密院始於楊守一端拱元年自內容省使宣徽北院使爲之二年張遜自鹽鐵使亦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景德三年韓崇訓自樞密

都承旨四方館使以檢校太傅爲之同時馬正
惠公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閣門使以檢校
太保爲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瑋自華州觀察
使鄜延副總管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明道二年
王武恭公德用自步軍副指揮使福州觀察使
以檢校太保爲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達自殿前
都虞候容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建炎三
年王淵自嚮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直以節
度使爲之

却掃編

卷上
四

汲古閣

童貫之始入樞府也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而但
以爲權簽書樞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頃之乃
進稱權領蓋以謂所掌止邊防一事且姑使爲
之而已又數月乃正稱領樞密院事自是不復
改其後蔡攸以少師居樞府亦稱領鄭太宰居
中以故相居樞府亦稱領宣和間凡官品已高
而下行職事者皆稱領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學

士領殿中省高俅以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司
王革以保和殿大學士領開封尹之類是也靖
康間何丞相稟以資政殿學士李丞相綱以資
政殿大學士皆領開封府職事而別置尹初貫
之不稱知而稱領者非尊之也蓋猶難使之正
居執政之位故創此名然鄧樞密洵武以少保
知院而實居其下慶曆間呂許公以首相兼判
樞密院事論者以爲判名太重未幾改兼樞密
使元豐官制廢樞密使不置則知院爲長官今
領居知上則判院之任也按漢制有領尚書有
平尚書領尚書則將軍大司馬特進爲之平尚
書則光祿大夫諫大夫之徒皆得爲之則領之
爲重也久矣

宇文樞密虛中自資政殿大學士以本職簽書樞
密院事自陳職名太高於是除去大稱而直以
學士爲之

却掃編

卷上
五

汲古閣

國朝中書宰相叅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
叅三相則兩叅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靖
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兩叅也景祐間呂文靖
王文正曾兩相也宋宣獻綬蔡文忠齊盛文肅
度三叅也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沆富文忠三
相也王文安堯臣程康穆戡兩叅也熙寧中曾
魯公陳秀公升之兩相也王荆公韓康公唐質
肅三叅也

却掃編

卷上
六

汲古閣

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化基

叅知政事子安簡舉正叅知政事呂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樞密使

正獻公著宰相石元懿樞密使子文定中立叅知政事陳給事

恕叅知政事子恭公宰相韓忠獻億叅知政事子獻肅絳宰相

持國門下侍郎莊敏相范文正叅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子彝

叟尚書右丞曹武惠彬樞密使子武穆璋樞密副使蔡丞相確

子懋尚書左丞蔡太師宰相子攸領樞密院事韓忠獻宰相子

儀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綽簽書樞密院王侍郎博文同知

樞密院 子忠簡疇樞密副使 呂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

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正獻之老也復以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曾令綽之為簽書宣靖猶康寧

遂就養東府士林尤以二家為盛事

兄弟秉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堯叟樞密使 弟

文惠堯佐宰相 三韓見二呂見二范見吳正肅育參知政

事 弟正憲充宰相 蔡太師弟元度下知樞密院 鄧觀文

却掃編 卷上 七 汲古閣

洵仁尚書右丞 弟少保洵武知樞密院

祖孫秉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丞相適孫才甫

一 子美中 書侍郎 呂正獻 孫舜徒好問尚書右丞 富文忠 孫季申

直柔同 知樞密 韓儀公 孫似夫肖胃簽書樞密

叔姪秉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蒙正宰相 姪文

靖見胡文恭道姪宗愈尚書右丞 林文節希同知樞密 姪

攄中書侍郎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也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

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爲上清寶籙
宮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會北鄙之警有
詔復留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
相時前告猶寄北京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
賜先公先公復力辭曰臣今忝備宰輔於此告
受與不受未有損益然所以終不敢當者蓋以
除授之日猶未經歷其於彛制終有所妨重失
此名於天下也儻聽臣言使中外聞之知朝廷
於祖宗法度無有大小率循惟謹顧不美乎上
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
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
蓋謂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宮使本朝祥符間亦以首相領
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
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
判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輔臣宮觀等使名

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置使
宰相使相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判官
惟盛章嘗以開封尹領之它未嘗命而天下郡
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雖前二府領州亦
如之蓋欲重其事也

輔臣旣罷領宮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
爲之無所職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
居外者王荊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金陵張

却掃編

卷上
九

汲古閣

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領西太一宮使居睢陽
之類皆優禮也元祐間梁左丞燾罷政事除資
政殿學士特創同體泉觀使之名以命之梁公
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同使之名前
所未有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
直爲宮觀使而同使之名不復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爲僕射雖樞密使必嘗歷宰相乃
得之天禧三年南郊親祠禮畢輔臣咸進官時

丁晉公以吏部尚書叅政事當遷乃以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卽位覃恩時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龍圖兩學士吏部尚書留守北京當遷乃以爲太子少保而兩學士如故官制行僕射爲特進崇寧間許沖元太尉始以中書侍郎爲之其後踵之鄭太宰鄧少保皆以知樞密院爲之薛肇明以門下侍郎爲之靖康初復祖宗法度時薛獨存因改

却掃編

卷上
十

汲古閣

授金紫光祿大夫

王銍言周世宗旣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於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

然之承間爲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
汝爲此言永德對羣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熟
視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獨不喻吾
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卽日趣駕歸
京師嗚呼天命方有所屬固非人謀之所能間
也

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
故於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誠者繼

却掃編

卷上
十一

汲古閣

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旁列齋舍凡
百餘區旣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
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
義爲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
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生乃制爲學規凡課試
講肄勸督懲賞莫不有法寧親歸沐與親戚還
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故士尤樂從焉由
此書院日以寢盛事聞京師有詔賜各應天府

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謚爲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歷事太宗眞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先生之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取以叅定學制予幼時猶及見之書院卽今之國子監也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爲名若河西河南劔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寢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地爲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爲名者若魏博

却掃編

卷上
十二

及古周

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劔南西川潼川府曰劔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府獨因舊以爲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

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爲重非親王
尊屬與勲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
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
太師領河東皆以爲重也

唐之方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
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蓋無與比故其
始拜也降麻告廷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
又爲特異誠以其任重故寵之本朝旣削方鎮

却掃編

卷上
十三

汲古閣

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鎮但爲武官之秩間以寵
文臣之勲舊內則爲宮觀使外則別領州府而
已至宗室戚里又止於奉朝請無復職掌而告
廷賜節鑄印之禮猶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
諸路經略安撫使雖非唐方鎮之比然亦大將
之任也而命之與列郡守臣略等間命宣撫使
蓋古之元帥也直以勅授尤爲失之

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鎮以爲異禮

仁宗朝夏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爲西京留
守以洛陽地當孔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鎮
略曰凡叨建節之行頗以歸鎮爲重蓋謂是也
蘇子容丞相始爲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
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爲道其平生出處本末
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
公唯唯謝之先是正獻公旣罷政出知兗州未
幾請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復三遷爲太師而

却掃編

卷上
十四

源古閣

薨享年八十其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蚤晚
多與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揚州未幾請
老復召爲中太一宮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
致仕遷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壽官品又
略同焉又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
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
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旣別
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

硯一枚留爲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
姑謝而留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
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
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旣至則
面授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
歸玉堂方杼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
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悟是夕梁公亦
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
而已世謂貴人多識貴人蓋以謂閱人多而識
之然窮達壽夭則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悉如
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
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
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
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
言驗之誠然

韓康公王荊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爲翰林學士被
召命詞旣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
叅知政事矣國朝以來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學
士補其處如此者甚多近歲亦時有之世謂之
潤筆執政

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鎮然亦別降勅書宣諭本鎮
軍民而爲節度使者亦自給榜本鎮謂之布政
榜親王亦翰苑爲之近不復見矣

却掃編

卷上
十六

汲古閣

元豐官制雖以待中中書令尙書令爲三省長官
然未有爲之者元祐初旣召文潞公還朝以其
名位已崇難所以處之者時司馬溫公已拜左
相而右相韓玉汝適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
爲右相謀之溫公公曰文某歷事累朝年踰八
十且其再爲相時臣猶爲小官今顧居其上不
可因請自爲右相而請以潞公爲左相宣仁復
難之於是用呂許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軍國

重事且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
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卽不限
時並令人預叅決其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簽
書發遣其後呂申公爲右相請退甚力宣仁欲
堅留之顧憐其老欲以爲攝太保同平章軍國
事手札以問范忠宣忠宣以爲攝字從來止施
於祠祭非所爲官稱若別更一字而使每至都
堂不限時出東府執政有議事於便門過就之

却掃編

卷上
十七

汲古閣

若議事遲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則事皆曲盡稱
國家尊賢優老之意矣宣仁復手札謂以呂某
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
講然其官去保傅甚遠欲以爲行太保事如何
忠宣復對曰謹按國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
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今公
著官是光祿大夫職是右僕射若以僕射加司
空則與王旦相近於典故不遠若欲有益勸講

則平章事乃是執政自當十月一赴經筵不必帶行太保事四字矣於是始定議云

國朝宰相樞密使必以侍郎以上爲之若官舊尊則守本官官卑則躡遷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寧後必超進數官政和以後至有徑遷特進者靖康初吳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躡遷銀青光祿大夫引故事自言於是改大中大夫就職

却掃編

卷上
十八

汲古閣

慶曆間賈文元爲昭文相陳恭公爲集賢相會久旱引東漢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時吳正肅爲叅知政事與文元不協數爭議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訥以爲大臣不肅故兩不時若而文元亦自請故與正肅偕罷而恭公進位昭文猶申前請乃降授給事中而輔政如故二叅宋元憲自給事中降諫議丁文簡自工部侍郎降中書舍人數月而復云

國朝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爲之權
御史中丞亦然熙寧中始有本官帶待制權中
丞者官制後初拜執政遷中大夫而中丞不復
遷官矣

祖宗時侍從官或被寄任往往優進職名不復計
資望之淺深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爲知制誥纔
數月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卽拜龍圖閣直學士
其有旣命而以事不行者則隨亦改授他職紹
聖間猶如此彭器資尚書自權吏部尚書授寶
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辭行乃改待制知江州
權尚書補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却掃編

卷上
十九

汲古閣

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
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
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
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瞻嘗直紫微
閣一日追封皇子女九人方將下直爲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旣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爲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燥之爲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異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爲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澀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却掃編

卷上
二十

汲古閣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姓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

曰帝姬若以姬爲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
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顏師古注曰諸姬
愆言衆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
亦政和間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謂之人獨
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它則見於書傳者皆
通謂男子至碩人僕僕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又
非所以爲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稽據甚明設
欲多其等級者莫若采魏晉間鄉君亭君之目
却掃編

卷上
三十一

汲古閣

而增之則猶爲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已復
之予在司封欲援此爲例并復命婦封號而或
者以謂非事之急故止

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二府乃七轉
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轉至特進而不分庶官
與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
光祿大夫並置左右分爲二資於是復十一轉
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更改和中增置通

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勘故每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曠人易得醜雖鄙亦甚有理

祖宗時凡官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元符末章僕射罷相以特進守越州止稱知蓋謫

却掃編

卷上
二十二

汲古閣

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節度使守福州復稱知靖康初白太宰時中守壽春府李太宰邦彥守鄧州始復故事稱判建炎中呂僕射頤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臨安皆稱知趙丞相鼎官本特進再罷相初以節度使守紹興後改本官守泉皆稱知近歲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鎮江亦稱知後改婺州會高開府世則亦守温州稱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以職聞者
爲之劉原甫居外制最久旣譽望高一時故士
論咸以爲宜充此選而劉亦雅自負以爲當得
之然久柅不得進逮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
且十年矣終不用久之復請外補於是以翰林
侍讀學士知永興軍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
屬曰諸君聞殿前揮使指郝質乎已拜翰林學
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
當如此耳

却掃編

卷上
二十三

汲古閣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見任宰相與
官爲三公者則通計實封滿萬便封國公杜正
獻公旣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
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
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
是云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

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
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
之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沒並加太字曰太
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
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旣沒
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
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

却掃編

卷上
二十四

汲古閣

並除去太字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
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
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
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
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旣升祔皆止稱
皇后正此比也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毳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

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橫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蓋恩禮視執政故也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却掃編

卷上
二十五

汲古閣

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鞵犀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勅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三京赤縣

皆借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鎮轉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他官則不

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金寶瓶帶三日職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未有賜者

本朝封爵徒爲虛名戶累數萬雖號實封者亦初

却掃編

卷上
二十六

汲古閣

無其實故有司亦不甚以爲輕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各號重複不可稽考予以爲雖異於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馭貴之意則均也謂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縣不再以封則庶幾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監官武臣官至橫行而勳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後罷勳官而寄祿纔至奉直大夫橫行以上便加封邑則宜其衆也

集賢院學士初無班品與諸直館頗同然自執政
侍從皆通爲之如吳正肅公育自資政殿大學
士改授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劉原
父自翰林侍讀學士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
司御史臺皆以職閑無事故也其後李周自權
侍郎罷除集賢院學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
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薦班列並同待制
紹聖元年又詔曾任權侍郎以上者立班雜壓
却掃編

卷上
二十七

汲古閣

封贈在中散大夫之上其餘恩數儀制並依中
散大夫餘人立班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下蔭補
依朝議大夫官高者從本條二年罷館職易爲
集賢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賢殿爲右文今右文
殿修撰是也

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監察御史夜夢綠衣而
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希范資政珪繼有是
除靖康初爲太常少卿復夢緋衣而持雙玉者

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爲奉常時劉以淵聖登極
恩初易章服也

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勅尾不書姓蓋用唐故事
也元豐官制僕射爲宰相故不計寄祿官之高
下皆不書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與辟客蓋趙
叅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壻爲韓
忠憲億呂惠穆公弼呂惠穆之壻爲韓文定忠

却掃編

卷上
二十八

汲古閣

彥李侍郎虛已之壻爲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壻
爲富文忠弼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爲馮宣徽
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
亮王文正曾守鄆辟龐莊敏籍爲通判龐莊敏
守并辟司馬溫公爲通判范文正公爲陝西招
討使辟田樞密況孫威敏沔並爲判官歐陽文
忠公爲掌書記歐陽公辭不就復請張文定公
方平亦辭富文忠公守并請韓黃門維爲屬王

文安公堯臣安撫陝西辟蔡樞密挺自隨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悉數皆拔於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九幾千斤它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舊制進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猶稱祕校祖宗朝進士上三名皆授將作監丞通判故至今猶稱狀元爲監丞

却掃編

卷上

二十九

汲古閣

唐東都有尚書省留守兼判其餘百司略如京師居其官者謂之分司大抵皆閑秩故當時有詩云猶被妻孥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雖置御史臺國子監執政侍從庶官迭居之職事甚簡御史臺則行香拜表日押班國子監則出納錢糧而已故未置宮觀時士大夫多自請以爲休息之地官制行後士大夫猶有自請分司者近歲唯責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

蓋無供職之所故也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纒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爲官稱惟天章難以爲稱初置時嘗以王贊

却掃編

卷上
三十

汲古閣

爲直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然初無班級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爲之者衆矣

范文正公爲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蓋無專任其責者又部署鈐轄等權任相亞莫相統一故每有事宜職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

位高者各據精兵逗遛不進是以屢致挫敗於是首分鄜延路兵以爲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則補爲教頭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則路分都監將所部先出多則鈐轄都署領兩將或三將以出更迭出入約束既定總領不貳勞逸又均人樂爲用邊備浸修寇不敢犯矣其後諸路皆用此制熙寧將法蓋本范公之遺意也

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勅命尋有

却掃編

卷上
三十一

汲古閣

詔禁止其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勅者曰劄子
猶堂帖也至道中馮侍中拯以左正言與太常
博士彭惟節並通判廣州拯位本在惟節之上
及覃恩遷員外郎時寇萊公爲叅知政事知印
以拯爲虞部惟節爲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
馮公繫銜惟節之上中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
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書劄子奏呈且
論除授不當并訴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旣

却掃編

卷上
三十二

汲古閣

無過非理遭降資免勘雖萬里之外爭肯不被
訴也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
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
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
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
刺與此相似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
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須降勅處分其合用劄子
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

書省已被旨事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
用之體既簡易給降不難每除一官逮其受命
至有降四五劄子者蓋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
劄子命之謂之信劄既辭免而不允或允又降
一劄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
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
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朝廷之務簡難矣然予
觀近代公卿文集凡辭免上章止云准東上
何也

却掃編

卷上
三十三

汲古閣

閣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也今諸路帥司指
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略同然下之言
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異不知其義
國朝之制凡降勅處分事皆有詞其體與詔書相
類知制誥行皆用四六文字元豐官制行罷之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且曰
富某平生強項今死矣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

之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氏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

却掃編

卷上
三十四

汲古閣

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門以帥幙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國朝故事文臣必帶直學士職乃服金帶熙寧中薛師正樞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始特膺是賜未幾韓莊敏丞相以龍圖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繼得之政和宣和之間至有以庶官被賜者紛紛甚多不可殫紀名器

之濫於是爲極云

傳獻簡公在英宗朝以諫官與呂獻可諸公論濮園稱號事甚切章凡十餘上未止曾出使契丹旣還而諸公皆已坐異議謫去而公獨遷侍御史知雜事公固辭曰臣今不獨不能與建議者同列於朝至如苟隨妄計者臣且不忍張目視之況與之同臺共職哉於是出知和州後數年丁憂服闋至京府時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謂公

却掃編

卷上
三十五

汲古閣

曰方今紛紛俟公來久矣方議以待制知諫院還公公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如是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判流內銓未幾補外再閱歲凡六徙困於道塗知不爲時所容遂自請提舉西京崇福宮未幾復坐事奪官稍復監黎陽倉公日視事必親不以嘗清顯自待雖家人不見其憂愠色任滿管勾中嶽廟築室濟源盤谷蒔竹木游詠其

間一時名士爲之賦詩者甚多許洛舊老與之
往來悠然自適若將終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宮
元祐初還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書遷
中書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爲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
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
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
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

却掃編

卷上
三十六

汲古閣

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
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
於胡也

左右史雖日侍上側然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
請得旨乃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
始有詔許直前奏事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蓋自
此始

蘇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

事神宗覽而悅之卽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面擢爲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爲故事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鑕云

進士以累舉推恩特召廷試已而唱名次第賜進

却掃編

卷上
三十七

汲古閣

士或同學究出身或試監主簿諸州文學長史四門助教攝諸州助教謂之特奏各自景德二年初始是歲進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後亦有補三班借職者逐時不同然試而不中選罷歸職也顧憐其老而無成而遂捐一官與之此蓋國朝忠厚之政也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爲榮事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

放進士時楊中立龍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適
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
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却掃編

卷上
三十八

汲古閣

却掃編卷上

終

